

12-2015

# 重建歷史想象：周穎芳及其彈詞小說 《精忠傳》考評

Yu ZHANG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Loyola University Maryland*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參考書目格式 Recommended Citation

張禹 (2015)。重建歷史想象：周穎芳及其彈詞小說《精忠傳》考評。《嶺南學報》，第四輯，頁61-74。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4/iss1/3](http://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4/iss1/3)

This 前言 Introduction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重建歷史想象

## ——周穎芳及其彈詞小說《精忠傳》考評

張 禹

**【摘要】**本文從家國危機與女性意識關係的角度考察晚清女作家周穎芳所著長篇彈詞《精忠傳》。通過搜索有關資料、對彈詞文本的解讀及與其他岳飛敘事的比較，考證周穎芳生平及文本中的自我呈現。周以另闢空間的方式在文本中建構了一種對歷史的不同想象，包括從女性視角對岳飛故事的改寫和對傳統家庭角色的重新思考與願景。通過對周穎芳《精忠傳》的重現與解讀，文章重申了對於明清女性文學，尤其女作家創作的敘事文學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再認識、再探討的重要性。

**【關鍵詞】**彈詞 女作家 岳飛故事 晚清 周穎芳 家國意識

從全球視野來說，當 18、19 世紀的西方女作家，如簡·奧斯汀 (Jane Austen, 1775—1817)、勃朗特姐妹 (Charlotte Brontë, 1816—1855; Emily Brontë, 1818—1848)、喬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 1819—1880) 及伊迪絲·華頓 (Edith Wharton, 1862—1937) 等人以家庭為主題的小說日益引起讀者關注時，她們遠在中國的姐妹也正在以彈詞韻文小說的形式，生動地記錄著自己的生活與情感體驗。包括《精忠傳》在內的一系列清代女性所著的彈詞韻文小說已被學者認為是明清時期女作家最重要的文學成就之一，是與北方白話章回小說分庭抗禮的敘事文學形式，其閱讀與寫作“形成了女性的小說傳統”，而對其深入研究也足以改寫對於傳統“說部”

的認識<sup>①</sup>。在理解女性創作與歷史書寫,以及晚清傳統“忠君”思想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話語的糾葛關係方面,周穎芳的彈詞小說《精忠傳》翻新岳飛傳奇,曾在民國引起學者廣泛關注,鄭振鐸、譚正璧、趙景深、陶秋英等人均在著述中對《精忠傳》彈詞作過論述。本文即聚焦於這部選題獨特的彈詞,通過各種序言、筆記、詩話、家譜、地方志等資料,在晚清女性文學創作及江南文人家族的大背景下考察女作家周穎芳生平及《精忠傳》文本中的自我呈現,並探討其如何不斷地挑戰、反叛,時而亦迎合正統儒家敘事話語的敘事策略,特別是從女性視角改寫岳飛忠君愛國故事和重新思考傳統家庭角色的藝術創新。

## 一、缺席的聲音：周穎芳生平考述

美籍漢學家曼素恩在《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將明清時期的“才女”一詞定義為常常參與閱讀與寫作的女性,她們常常來自中上層家庭,受過良好教育並且通過文學創作、作品交換、通信、建立詩社等方式形成了一個無形的網絡。像其他清代彈詞女作家一樣,73卷彈詞韻文小說《精忠傳》的作者周穎芳(1829—1895)亦為來自江南的才女。但出於種種原因,周穎芳并未在《精忠傳》的字裏行間留下關於自身的敘述<sup>②</sup>。民國時期學者譚正璧與葉德鈞在古典文學與戲曲的研究中發現了一些有關周穎芳的零星資料。譚正璧考證出周穎芳的母親鄭貞華(1811—1860)曾用“苕溪爨下生”的筆名著有《夢影緣》彈詞。這一發現將周穎芳個人的寫作行為擴展至家庭傳統。葉德鈞則進一步指出,根據民國筆記叢書《然脂餘韻》的記載,周嫁入的浙江桐鄉嚴氏,在當地極富影響力。周氏的婆母王瑤芬(1800—1883),安徽婺源(今屬江西)人,與鄭貞華有頻繁的詩詞往

<sup>①</sup>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3頁。

<sup>②</sup> 明清彈詞女作家大多在所著彈詞的開篇以及每章開始處插入半自傳性質的文字,介紹自己身世、描繪日常生活或者記錄寫作過程。如《玉釧緣》、《再生緣》和《筆生花》。對於明清彈詞女作家的這一特點,胡曉真在《才女徹夜未眠——清代婦女彈詞小說中的自我呈現》(載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中有詳盡分析。另可見鮑震培:《清代女作家彈詞小說論稿》,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第103—115頁。

來。當代學者胡曉真在對《夢影緣》的研究中提到鄭貞華於1860年太平軍攻占杭州時“飲鹵自盡”，而時隔五年後周穎芳的丈夫嚴謹也在1865年貴州石阡苗亂時陣亡<sup>①</sup>。以上發現基本勾勒出周穎芳生平大略，然而近年隨著地方志、牒譜學在中國研究中的重新應用，及對明清女文人之間文學互動研究的深入，周穎芳生活的細節漸漸從史料中抽絲剥繭而出。既有珠玉在前，本文第一部分集中分析《娛萱草彈詞》坐月吹笙樓主人序及光緒年間編纂的《青溪嚴氏家譜》和《桐鄉縣志》，進一步勾勒周氏的生平、思想與創作。

周穎芳，字蕙風，1829年生於浙江杭州號稱錢塘世族的顯赫家庭。明清以來，杭州一直是女性創作的重鎮，在西湖的旖旎風光之外，杭州一直享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底蘊。杭州的女作家，可以追溯到南宋朱淑真（1135—1180）。清代，杭州及其附近的名媛才女們所結詩社亦享有盛名，其中最有名者，當為陳文述女弟子們建立的蕉園詩社。清中葉以來的杭州亦擁有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根據學者周良在《蘇州評彈舊聞鈔》中對清代杭城彈詞演出盛況的記載，彈詞表演特別流行於杭州上層家庭中。周的祖父周澍曾是清朝駐雲南大員，官至迤南道；父親周錫誥為附貢生，官職不高且早逝。周穎芳極大地受到了母親鄭貞華在閱讀與創作方面的影響。鄭貞華字淡若，又字蕉卿，是晚清備受爭議的人物鄭祖琛（字夢白，1784—1851）的女兒<sup>②</sup>。鄭祖琛一度官至太子少傅，而晚年虔信於佛、過於慈柔，在任職廣西時“懦而黯”令洪秀全輕易逃脫。太平事起後，鄭祖琛於1850年被迅速革職送監，第二年即“憂病而卒”。鄭祖琛的歷史功過有待學者進一步評論，但毫無疑問鄭家在江浙地區曾盛極一時。在創作《夢影緣》之前，鄭貞華已享有“才女”盛譽，她本人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頗能代表明清才女集大成者。除了詩集《綠飲樓集》外，根據譚正璧考察，鄭貞華可謂多才多藝，“茗溪爨下生”這一頗為隱晦難懂的筆名即反映出她的音樂修養。另外鄭祖琛曾將一幀“西園寫照圖”留付鄭貞華，亦說明她的畫工及鑒賞力的不同尋

① 詳見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443頁。葉德鈞：《戲曲小說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747頁。胡曉真：《凝滯中的分裂文本——由〈夢影緣〉再探晚清前期的女性敘事》，載於《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第327—388頁。

② 有關鄭祖琛生平基本資料，可參考《清史稿》有關太平天國紀要及其他零星章節。鄭本人常常被認為應對江南地區遭受太平戰亂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而地方編纂的同治《湖州府志》、光緒《歸安縣志》及《烏程縣志》、民國《雙林鎮志》均拒絕為其作傳。

常。《夢影緣》更展現了她在醫學、相法、扶乩等領域的豐富知識。

周穎芳“幼承家學”，從小接受了嚴格的文學訓練，“通書史，諳吟詠”。她後來嫁入的桐鄉嚴家亦是當地望族，除官職顯赫外，更有“嚴百萬”、“嚴半鎮”之名，可見其富庶程度。根據《青溪嚴氏家譜》的記載，即使太平戰事後嚴家財富不如當年，仍極有影響力，屢次辦學、賑災。其時嚴氏一家之主嚴廷鈺為雲南順寧知府，夫人工於詩詞書畫，著有《寫韻樓詩鈔》。嚴家的三個女兒少華（1834—？）、永華（1836—1891）、澂華（1840—1869）亦久負詩名。周穎芳的丈夫嚴謹（字叔和，1827—1865）為嚴家幼子，雖然一度入庠為太學生，但其真正的才華還在軍事謀略上。自1856年起嚴謹先後於貴州、雲南兩地擊敗太平軍和當地叛軍，1863年調任思州知府。嚴廷鈺於1852年逝於滇南任上後，全家先搬回桐鄉，後又遷至貴州，與嚴謹同住。

之前有關周穎芳及《精忠傳》彈詞的論述雖然不够詳盡，但家族寫作特別是女性家族成員參與及交流討論的傳統卻已宛然若現。1860年之前，周穎芳與其他家庭成員詩詞唱和頻繁。她的詩集《硯香閣詩草》雖未能流傳於世，從王瑤芬、嚴永華等人留下的詩詞斷章中仍能看到詩歌創作在這一家族中的活躍程度。嚴永華《紉蘭室詩鈔》記錄了她與蕙風嫂的多篇唱和。王瑤芬有不少詩歌描繪家庭場景，亦提到周於1850年滇南府邸賞桂、賞梅及其他佳節小聚之作。從這些記載看來，基於同樣的文學興趣，周穎芳與夫家眾人相處甚為和睦。周、嚴兩家亦常有詩詞往來：據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鄭貞華是為王瑤芬《寫韻樓詩鈔》作序的兩位女性之一；嚴永華亦留下不少題為“與鄭淡若夫人”的詩章<sup>①</sup>。可見這一時期女性文學創作已不僅僅局限於一家一姓，而跨越了家族的界限。

1860年前，才女周穎芳像其他江南大户的名媛一樣，生活平靜安逸。她已經為嚴家誕下三女一兒，頗得上下歡心。但是太平戰事令她的生活發生劇變。1860年，杭州被太平軍攻陷，鄭貞華“飲鹵自盡”。我們無從知曉她自盡之舉，究竟是追隨歷史上諸多面臨家國危機時以死赴難的烈女，還是出於對父親當年放走洪秀全而開啓禍端懷有某種程度上的內疚之情。

<sup>①</sup> 以上敘述見〔清〕嚴辰《重修青溪嚴氏家譜自序》（《青溪嚴氏家譜》浙西世恩堂藏版，哈佛燕京東亞圖書館微縮膠卷）。嚴少華著《紫佩軒詩稿》，永華著《紉蘭室詩鈔》、《蝶硯唱和集》，澂華著《含芳館詩草》。王瑤芬、嚴永華詩集，見“麥基爾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數字計劃（The McGill-Harvard-Yenching Library Ming-Qing Women's Writings Digitization Project）”。另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94頁。

消息傳來，居住於貴州石阡的周穎芳“聞耗痛不欲生”。五年後當地突然爆發苗亂，時任知州的嚴謹陣亡。他的死訊一傳入府內，王瑤芬即命家中老僕抱出周穎芳的兒女於民居中躲避，自己親率衆女眷投署後荷花池以殉，卻因水淺而得以幸免。一家人混在難民中逃出石阡縣城，後又扶梓回浙江故里，一路歷盡劫難，直到嚴家次子嚴辰聞訊急從京中趕赴迎候，送至時任松江府同知的大哥嚴錫康處寄居<sup>①</sup>。

對於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雖然因為周穎芳的詩集未能傳世，後來的回憶中缺席她的聲音，但小姑嚴永華著《乙丑五月十四日叛苗陷石阡叔和兄巷戰死節余亟負母逾垣出餘人從之既聞賊將到全家投署後荷池中賊相謂曰嚴太守清官眷屬不可犯也遂得免賊退後奉母旋里途中紀事》一詩則細膩地描繪了途中的辛苦與悲痛<sup>②</sup>。周在悲痛的同時，還要照顧幼子、撫慰老人，可以想見其艱辛。不久嚴錫康告病開缺，全家乃返浙西，卻發現老宅焚毀於戰火之中。不得已借居於海寧親戚馬氏家中。自這一時期起嚴家詩文唱和中不再見周穎芳的名字。這有可能是因為1867年與周穎芳詩作交流最多的嚴永華嫁給時任蘇松太道的沈秉成(1823—1895)，王瑤芬亦搬去上海與女兒女婿同住，諸人不似從前同居一府邸的緣故。

值得注意的是，嚴辰(字緝生，1822—1893)自1874年開始修訂的光緒《桐鄉縣志》及後來編纂的《青溪嚴氏家譜》對母親王瑤芬及三位姊妹的文學才華均作了詳細的描寫，且分別稱她們為“壽母”及“才女”或“孝女”，對周穎芳卻僅僅輕描淡寫地提及她為“謹婦”而徹底忽略了周的文學創作以及她在嚴家曾經“割股療親”盡孝的事實。唯一提及的是嚴廷鈺於滇南病逝時周曾與小姑澂華“匍匐喪次、哀毀盡禮”。另外在嚴氏世系圖譜中一筆帶過了周著有《硯香閣詩草》，而嚴家其他女眷均有完整傳記，甚至不無得意地誇耀：“吾家女士亦能奇孝。”<sup>③</sup>

① 以上敘述見〔清〕周穎芳：《精忠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年，李樞序；及〔清〕俞樾《王夫人傳》、嚴辰《幼妹穉蕪小傳》，錄入《青溪嚴氏家譜》卷八。

② 原文見“麥基爾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數字計劃(The McGill-Harvard-Yenching Library Ming-Qing Women's Writings Digitalization Project)”。

③ 以上敘述見《嚴七姑請旌孝文》，錄入嚴辰《青溪嚴氏家譜》卷二；及吳昌碩《沈秉成傳略》(《吳昌碩石交集校補》，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第43—44頁)。另嚴廷鈺病於滇南時，周穎芳曾偕小姑割股和藥以進。徐德升在《精忠傳》彈詞序及嚴家好友俞樾的《春在堂楹聯錄存》中均有記載，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二輯《春在堂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及嚴辰《幼妹穉蕪小傳》，錄入《青溪嚴氏家譜》卷八。

沉默與忽視有時比文字傳遞的意義更為豐富強烈。我們不禁要問，地方精英嚴辰為何拒絕在自己編纂的地方志及家譜中記錄弟媳周穎芳的文學創作，甚至對她作為賢妻良母的一面亦避而不談，而是盡力抹煞她的存在？也許因為周的祖父鄭祖琛事而多加隱諱，但筆者在此提出另一種可能：即從嚴辰的觀點看來，周穎芳未能殉夫死節，或有礙嚴家的聲譽。學者盧葦菁指出，明清文人精英在面對政治危機時，常常期待他的女性家屬有所作為並表現出過人的勇氣和力量，特別是妻子，理應承擔他或者國家的命運<sup>①</sup>。嚴辰的寫作中多次重現貴州危難關頭，王瑤芬“自率謹婦及兩女投荷花池”；周穎芳的母親鄭貞華又在太平軍攻陷杭州時自盡，而周穎芳卻從離亂中幸存。嚴辰大概以為周穎芳顯然不如其母死節來得榮耀，也更符合男性文人“滿門忠烈”的道德標準想象。

且不論當年鄭貞華的自盡究竟是他所闡釋的殉節，還是出於某種更深層次的原因，這種要求女性以殉節光耀門楣的思想，在嚴辰身上奇怪地呈現出雙重標準來：對母親及兩個尚未出嫁的妹妹幸免於難倍感欣慰，而對弟妹未能殉夫死節一事表示不滿。這種只關懷自己同胞手足的做法，無疑剝奪了周穎芳在危機前選擇的權利。表面看來，周面對離散和戰亂卻選擇繼續生活，將自己推向了一個不利的道德境地，但從她殘留的詩篇和一部《精忠傳》彈詞來看，女作家自己走出陰影後生活得有聲有色，生動地反駁了嚴辰對她的批評，亦置嚴辰對於節婦、烈婦的苛求於尷尬的境地。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會提到，周穎芳在彈詞中不僅對女性動輒身殉的習俗表示了不滿，更重新定義了婦德，貞烈不再是唯一標準。彈詞里的岳母姚氏、岳飛夫人李氏以及其他女性形象都表明，含辛茹苦養育子女成材的貞節寡婦，比殉節蹈死的烈女更有意義，在道德上亦更具權威和優越性。

## 二、“管城松使幾停留”：周穎芳的自我定義

周穎芳對自己的身份認同顯然不同於嚴辰的區區“謹婦”二字，她自己的生活軌迹亦拒絕了嚴辰出自“烈婦崇拜”對她的期許。事實上，周穎芳對

---

<sup>①</sup> [美] Lu Weijing, *True to Her Word: The Faithful Maiden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5.

自己的認定，大概身兼賢母、良師及作家等多重角色。

1871年以後的周穎芳和兒女們單獨生活在一起，與嚴家并未有太多瓜葛。我們不知道她是否仍然得到嚴家的經濟資助，而她的娘家似乎也不能提供太多幫助，所以在1932年出版的《精忠傳》序言裏，李樞描寫周氏的生活“含冰茹蘖之中，惟曲盡其事長撫雛之責”。但另一方面，也並無證據表明周穎芳在海寧的生活就一定陷入困境。事實上，嚴謹殉難後，同治皇帝不僅旨照知府陣亡例從優議恤，更賜太僕寺卿銜世襲雲騎尉，嫡長子嚴開第候選主事兼襲爵位，生活可以說頗為優越。作為三女一兒的母親，周穎芳完全有信心說自己是典範。其子嚴開第先承襲爵位，在民國時期又任廣東省官員。三位女兒不僅知書達理，且均嫁入顯赫門第。長女嚴杏徵（字蘭初）繼承家學并著有《呂蕭樓詩鈔》。據胡文楷考證，另一女嚴壽慈其後歸居上海，師吳大澂治文辭訓詁，又師顧雲學畫。正如魏愛蓮（Ellen Widmer）觀察到的，明清時代的婦女雖然常常為家事困擾，但當她們步入中老年，贍養老人、撫育子女等重任減輕時，有條件者便紛紛重新拾起筆來。周穎芳的書齋名“硯香閣”即反映了她作為女作家的自覺意識。在彈詞中，她以“詞人”的身份與讀者交流，又常常以“管城”、“松使”等毛筆的代稱指涉自己的寫作事業。寡居中的周穎芳仍然醉心於歷史上的英雄傳奇，除了吟寫詩詞外，對成書於康乾年間的長篇白話小說《說岳全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進而將此一白話作品改寫為73卷韻白相間的長篇彈詞，且加入許多想象中的家庭場景。作品完成於1895年，恰是嚴謹戰死30年後，周穎芳寫道：

教子成名慰九泉，佳兒端不負君賢。怪他天上輕離別，棄我於今三十年。<sup>①</sup>

與光緒《桐鄉縣志》和《青溪嚴氏家譜》中的湮沒無聞相反，周穎芳巧妙地反駁了嚴辰苛求的“節烈”，以揚眉吐氣的姿態抗拒了家族敘事對她的壓制。全詩以第一人稱向三十年前已逝的丈夫娓娓道出圓滿完成家庭

<sup>①</sup> 分別見嚴辰《青溪嚴氏家譜》卷一；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第602頁；[美] Ellen Widmer, *The Beauty and the Book: 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 4; 及俞樾《春在堂楹聯錄存》，載《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二輯《春在堂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060頁。



使命的自豪感，既流露一片忠誠眷戀之情，又頗有自矜之意。自己對婦職的恪守和丈夫對於清廷的精忠報效一起，成就了一個江南士族家庭的驕傲。而 73 卷彈詞長篇的完稿，更實現了她作為“詞人”作家的自我滿足與榮耀。

晚清時代，女性寫作的喜悅和信心并非罕見，但大多數是以詩詞留名，而非稗官野史類的小說之作，更不消說是被許多人視為“淫詞艷曲”、“有傷風化”的彈詞了。因此，彈詞女作家常常在自叙的字裏行間流露出一種抱歉的語氣、複雜的心情。比如陳端生的《再生緣》解釋自己的寫作動機是“暫博慈親笑口開”；或者像邱心如在《筆生花》中說自己“那有餘情拈筆墨，只落得、油鹽醬醋雜詩腸”，陷入寫作與家事之間不可調和的兩難境地。李樞在序言中描述周穎芳的寫作過程是：“二十八年中或作或輟，風雨蓬廬，消遣窮愁幾許。”所謂“消遣窮愁”恐怕只是李樞的想象，事實上周有著比排遣餘閑更為急切的關懷。彈詞開篇便一掃前代女作家以防物議、敬謹謙卑的姿態，理直氣壯地點明了自己將民間傳說正統化的創作意圖：“敢將古調翻新調，要使那、婦孺皆知忠烈名。”（1.1）<sup>①</sup>周穎芳的雄心不僅在於試圖改造岳飛傳奇的敘事風格，更以正統意識與價值教育各層次讀者，從而反駁“彈詞興而女德衰”的鄙薄偏見<sup>②</sup>。

### 三、《精忠傳》：女性視角下岳飛敘述的創新

《精忠傳》彈詞本事即眾所周知的岳飛抗金，主要素材來源是成書於康熙年間的白話說部《精忠演義說本岳王全傳》（以下簡稱《說岳》）。但周穎芳并非簡單地將白話潤飾改寫成七字韻文，而是巧妙地融合了白話與韻文相間的形式并加入自己的想象，用近半文字以細膩筆觸鋪敘岳飛的家庭生活，翻新敷演成 73 卷的長篇大作，在結構及主題上均體現出與前人傳奇不同的風格。細緻考察起來，周常常直接利用《說岳》裏的白話部分，作為章節之間的過渡，或簡述不重要的情節；而以自己雕琢藻飾的排律韻文勾勒

<sup>①</sup> 因頻繁引用《精忠傳》彈詞，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原文，筆者特采用章節 + 頁碼的注釋方法，即第一個數字表明章回目次，第二個數字指原文頁碼。以下略同。

<sup>②</sup> 周良：《蘇州評彈舊聞鈔》，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06 頁。

出以往任何岳飛敘事中不曾見過的、以岳母姚夫人和岳妻李氏為主要人物的私密家庭空間。全文的結構是邊境上岳飛率眾沙場征戰與岳府內婚姻嫁娶生兒育女兩條綫索并行，兩者在敘事中交錯出現。常常在一場緊張的戰事之後，筆鋒一轉，不緊不慢地以典雅藻飾鋪排起家庭之內的情緒起伏、生活點滴。而尤能打動讀者，特別是女性讀者的，除了耳熟能詳的大小戰役之外，便是與女性生活息息相關的細節。

《精忠傳》彈詞情節上另一處明顯的改動即是刪除了《說岳》開篇“萬事皆由天注定，一生都是命安排”的因果報應論，正如徐德升在序言裏提到的：

【夫人】偶檢閱《精忠傳》說部，因內有俗傳大鵬女士蝠冤冤相報等事，不然其說。嘆曰：從古邪正不并立，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若再飾以果報，將何以辨是非而勵名節。

可見周穎芳改寫岳飛傳奇的目的之一即為英雄追討遲來的正義。但在敘事手段上，周穎芳將報應懲罰改寫為岳家眾人成仙證果，實踐“忠臣孝子便是神仙”(73.704)、天上大團圓的過程，就連岳家府邸亦是“內中宛似蓬萊府，住得瑤池不老春”(37.328)的洞天福地。相比《說岳》以《金剛經》中的偈語“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昭然作結，彈詞的結局則呈現出一派華麗歡樂的富貴神仙景象：“天上則一家團聚，人間則百代簪纓。”(73.704)反而誇張地描繪出世俗的喜慶歡樂，并未完全脫離儒家修身重德的典雅正音。

在人物性格的刻畫上，《精忠傳》挑戰傳統的岳飛形象，譜出全新的英雄面貌。以往的岳飛傳奇均不太重視英雄外貌，而以抽象的“忠義”作結。熊大木《武穆精忠傳》強調其孔武有力：“身長七尺，腰大數圍。”而周穎芳卻著意刻畫岳飛風流儒雅的一面。少年岳飛即是“姿容如玉神秋水，額角方方貌不群”(1.2)；功成名就後更是“英姿如昨春風好，微髯三綫似髯蘇”(43.388)。這一描繪故意弱化了岳飛男子氣概的一面，而強調他才兼文武、儒雅更勝一籌的理想稟賦。將岳飛武將形象改寫為才子佳人語境中的漂亮才子，消除了一般演義小說中武力和暴力帶來的冒犯和不快，令讀者特別是女性讀者感到和藹可親。

夏志清曾分析道，《說岳》中敘事的唯一目的就是讓英雄盡快回到戰場

上去,而在《精忠傳》中,周穎芳一再讓讀者看到英雄對於家庭的眷戀<sup>①</sup>。換言之,在這部晚清新舊交替之際的彈詞小說中,岳飛之所以成為曠世英雄,不僅僅因為他精忠報國、抵禦外侮,且文武雙全、風流倜儻,更因為他以溫情孝思之心完美地履行了兒子、丈夫和父親的責任。彈詞大力描繪岳飛不僅是“曲譜南陔”的孝子,還是曠達仁厚、春風藹藹的家長。彈詞中岳飛不時會與女兒岳銀瓶“清淡論古今”(40. 353),而當年幼的岳霆玩耍時掉入水中,這位英雄則流露出慈父“假意含嗔”(39. 349)、愛子殊切的一面來,從而在各方面都成為儒家英雄的完美典範。

另一方面,Margaret Anne Doody 認為羅曼史(romance)的考察即是“對女性生活的分析與比喻(interpreting and allegorizing a woman)”<sup>②</sup>。與陳端生《再生緣》對於婚姻的恐懼或邱心如《筆生花》對於婚姻瑣事的失望相反,周穎芳表達了建立在互相尊重基礎上的婚姻延續愛情的可能,而非男性作家筆下的看似“夫榮妻貴”實則男尊女卑、極不平等的狀態。彈詞中的岳飛夫婦即為讀者樹立了這一正統榜樣:

月映倚窗明似鏡,香飄羅帳夢俱清。日上杏花仙子起,淡妝風雅畫難成。岳爺并坐梁鴻案,玉鏡臺開翰墨林。書生風度英雄態,相對無窮雅意深(6. 37)。

新婚時琴瑟調和,隨著時間的流轉,這對才子佳人式的夫妻之間感情不僅沒有淡漠,反而日益“相思海波一樣深”(57. 531)。當寧王在岳飛生辰送上兩位美婢作妾時,岳飛回絕道:“夫婦百年永修好,卿休再作此言論。閑情早付東流水,骨肉相關至性深。內政頻繁多少事,事親教子賴賢卿。”(39. 348)彈詞中的正面角色均是一夫一妻、心無旁念的楷模。女作家在此已不再滿足於前代作品對多妻制的隱微批判,矛頭直指這一價值觀的缺陷:個人膨脹的私欲腐蝕了為君主效力的理想。彈詞中的岳飛,其感情生活與現代平等、自由婚姻戀愛觀頗有共通之處,而“情”在此又成爲一種救贖性的力量:周試圖闡明在晚清的歷史背景下,家庭觀念的重建乃是帝國

① [美] C. T. Hsia,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② [加] Margaret Anne Doody, *The Female Quixote* (Oxford: Oxford UP, 1989), p. xxvii.

道德維繫的重心、拯救國族危難的希望，從而在根本上并非挑戰而是重建儒家價值。

更有趣的是，歷史上的岳飛曾入贅李家的事實，在《說岳》及其他傳奇中絕少提及，彈詞卻極盡渲染。其岳父李春的本意是爲了“衰年相托免飄飄”(4.23)，而有意招岳飛爲婿，周穎芳藉此點出自己的理想家庭觀念：夫妻雙方父母均“迎歸一室”(5.29)，方能“玉樹蘭芝，庭呈祥瑞”。胡纓指出，在強調婦女爲夫盡孝、以事奉翁姑爲孝道之首的苛求下，清代閩秀詩人常常以“思歸詩”含蓄表達無法奉養生身父母的遺憾<sup>①</sup>。“迎歸一室”的文學想象別出心裁地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意圖化解女性在孝道文化與婚姻之約中的尷尬處境。而在儒家倫理強制的“移孝作忠”的前提下，周穎芳一反前人，指出岳飛失敗之處即未能激流勇退，“以孝代忠”，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由此，周穎芳提出了一系列浸潤正統又另辟蹊徑的價值觀，其中最引人注目之處即以岳家女眷爲代表的對婦德的更新詮釋，并以此爲天下道德指標的信仰，賦予女性重大的道德承擔。

相比浴血沙場，周穎芳更著力於爲岳家中幗立傳，用心構築自己的價值詮釋體系。雖然作者出身名門，與其他閩秀一樣接受并認同儒家正統倫理，但她對“婦德”的考量顯現出與前人大相迥異的地方。除去岳飛主題本身的莊重悲壯之外，對於家庭細節種種想象，亦不同於早期彈詞作品，如《筆生花》要求大家庭中的女性委婉求全，以隱忍換取美德。作者也未採用之前常見的女扮男裝的敘事方式。在周穎芳筆下，所謂“貞節”已不再是評判女子德行的唯一標準。美貌重新受到肯定，才幹成爲婦德最重要的內容。《精忠傳》中的女性遵守自己的性別角色卻不屈從，挑戰著當代讀者對於晚清女性關懷的想象。

與傳統說部中“紅顏禍水”的定義截然相反，女性所著彈詞均在人物外貌上頗下功夫，《精忠傳》將這一鋪陳發揮到了極緻。太夫人姚氏第一次見到兒媳李孝娥即歡喜於她的姿容：“閉月羞花不待雲。天生絕世無雙女，慧質蘭心秀出群。詠絮簪花稱獨步，賢良性德更無倫。”(4.22)在另一處，周穎芳更大張旗鼓渲染女性的美貌：

① [美] 胡纓 Hu Ying, “How Can a Daughter Glorify the Family Name? Filiality and Women’s Rights in the Late Qing,”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NanNü) 2009; 11(2): 235–269.

麗色艷姿尤奪目，新妝更勝畫中人。青絲挽就神仙髻，數朵名花壓鬢雲。

稱體羅衣秋月白，凌波淡淡紫霞裙。金鑲寶釧垂黃袖，元色去肩巧繡精。

姣娃不喜濃妝艷，天然風韻秀無倫。不短不長偏嫵媚，宜嗔宜喜態娉婷。(69.668)

鋪陳了張氏孫女的驚艷之後，老太太“笑容說向賢良媳，勿使狂蜂浪蝶侵”(69.668)。由此，傳統男權話語中的“紅顏禍水”在此變成了一句家庭內的玩笑。周穎芳不僅承襲前代彈詞中美貌與才華并行，且與德行未必相乖迕的命題，更進一步指出肇啓禍端、需要提防的并非美艷的女性，而是不懷好意的男子。

《精忠傳》還塑造了一位頗有新意的、令人愉快的婆母形象。太夫人姚氏，在《說岳》中僅是位“終宵紡績供家食，教子思夫淚暗拋”的悲淒寡母<sup>①</sup>。這裏卻著意描繪她的“閨中英雄巾幗性”，強調其性格中積極樂觀的一面。她并非像其他說部中的婆母一樣刁鑽苛刻甚至用心險惡，而是位幽默談諧的家長，平時“參禪餘興將孫課”(33.189)、“十分安逸暮年身”(33.189)。周穎芳希冀的理想家庭模式是“嚴親高尚樂榆枌”(16.131)，強調由上自下對道德的遵守，即使掌握最高權力的家長也不能例外。

傳統社會對女性典範的要求無非“節孝雙全”、“溫柔淑德”，而像《紅樓夢》中王熙鳳一類精明強幹的女性常被視為不祥。但在《精忠傳》中，藉重新定義女性道德與家庭義務之關係，周對於婦女理家才能的稱美甚至超過了對貞節、才華的要求。岳家女眷并非不食人間煙火，而是“親慈子孝婦賢能”。與早期彈詞女作家醉心於易裝探險而忽略現實世界的兇險相比，人際中年、閱盡世事後才開始彈詞創作的周穎芳對生活抱有更務實、更世故的態度，她筆下的眾女性安排家事井井有條，面對家國變端也臨危不亂。這些能幹的岳家女眷或許預言了半個世紀後漸漸興起的職業女性。在周穎芳對於歷史的想象中，女性的角色顯然有別於《說岳》中纖弱、無助的形象。岳母、岳妻等人不再面目模糊，對父權、夫權及貞烈觀言聽計從，而是有血有肉、有聲有色的具體人物，甚至還頗富權威。彈詞中的岳家女眷們

① [清]錢彩、金豐：《說岳全傳》，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1頁。

雖然離“新女性”形象還去之很遠，亦不曾有“女扮男裝”的冒險游歷，但無疑已經與講究三從四德、低眉順目的傳統節婦或賢母有了很大區別。她們的美德并非單一固定，而以各自不同的姿態呈現：她們不但是為孩童“分韻課詩”的啓蒙教育者，而且是顧全大局、主持家政的管理者，并以各種方式影響著家庭，即使在沒有男性支持的條件下，仍然恪守責任。她們的故事自成一體，又與傳統的岳飛傳奇奇妙地在彈詞中融合。

#### 四、結語：世紀之交女性視角下的歷史想象

本文介紹了晚清彈詞女作家周穎芳及其《精忠傳》彈詞，討論了這部彈詞與之前流傳的岳飛傳奇的主要不同之處。藉此一窺女性所著彈詞小說敘事的複雜層面，并提供一個重新思考近代家國危機與女性意識關係的角度。周穎芳以自己的方式想象、書寫歷史，在與說部傳統的對話中加入女性觀照的視野，也體現了她欲以精英口吻重寫民間岳飛故事的意圖。自鄭貞華至周穎芳，母女兩代人均自覺地試圖扭轉彈詞小說傳統的走嚮<sup>①</sup>。具體體現在以下兩點：第一，改變了清代女性彈詞常常插入個人自叙的寫作傳統；第二，由才子佳人、閨秀易裝冒險的“奇異”審美情趣，轉向更為宏大的歷史道德題材與現實政治關切。與其他彈詞女作家不同，周刻意與才子佳人和易服冒險的傳統彈詞保持距離，而選擇了莊重悲壯、事關國家興亡的岳飛題材，並不斷地反映出在國家傾頹、變局漸生的晚清之際，意圖重建儒家價值的焦慮，也流露出了出身士族的作者對滿清皇室的曖昧態度。

與此同時，《精忠傳》打破了傳統說部中女性在離亂家庭中的無聲被動狀態，在原有故事基礎上另添新意，將英雄岳飛對宋朝宗室的忠心與對家人的責任感結合一體。雖然作者的價值觀在總體上趨於保守，亦不曾大聲鼓勵女性對抗道學權威，不能迎合懷有“五四”式閱讀習慣的讀者對她的期望，但她成功地在這一框架的前提下別出心裁，另闢空間將儒家倫理對女性生活空間的消極束縛轉化為積極動力，通過意義豐富的日常生活完成女

① 《夢影緣》被稱作“華縟相尚、造語獨工”而成彈詞小說史上“為之一變”的作品。見〔清〕橘道人《娛萱草彈詞》坐月吹笙樓主人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譚正璧在其著作《中國女性文學史》中亦有分析。

性的自我實現，近代女性的獨立意識呼之欲出。

周穎芳在《精忠傳》彈詞中流露出無比的自信，甚至不吝擡高自己到道德權威的尊崇地位以重建失而復得的儒家秩序。相比陳端生《再生緣》寄希望於慧眼頗具的閨閣知音，周則直面於略識之無的婦孺讀者。從精英意識出發，周主動承擔起教育平凡大眾及道德訓誨的重任，大張旗鼓地視女性所著彈詞為民衆教育之道，身體力行地參與彈詞創作，似也婉轉預示了不久之後的梁啟超試圖以小說矯正人心、救時救國的努力。

(作者單位：[美] 馬里蘭羅耀拉大學現代語言文學系)